

憶文著

玉珮金犀

中冊



玉珮金犀 中冊

憶文著

六

同時，他和寒冰仙子一同逃回冷卻堡。怎麼只有他一人單獨行動呢？路永坦想到他救二人出堡時，曾吩咐二人往洪澤湖荻花洲五柳人女處。照現在這種情形看來，必是那寒冰仙子仍然留在荻花洲上，可能岳中嶽又投奔那兒去了。依照現在情形衡量，也只有荻花洲這一處，才是他躲避最安全的地方。

路永坦把這些情形，向甘郁馨一分析之後，甘郁馨也認為這個想法不錯。倆人都急於想見到岳中嶽和寒冰仙子，於是不再緩慢，展開輕身功夫，急向洪澤湖馳奔而去。

天寒風急，四野無人，正好便於二人施展輕功，急於趕路的好機會，不過大半天的工夫，二人便來到了汪洋浩瀚的洪澤湖濱。

二人是舊地重遊，駕輕就熟，在湖邊找到一條小船，便駛向荻花洲而去，因為都滿懷着心事，也忘掉欣賞湖光水色，只是連槳催舟，破浪前進，一心祇想早點到達荻花洲，看到岳中嶽勸他及早回頭返回嵩陽派掌門人卓蒼筤面前，認錯請罪。

在船上，路永坦和甘郁馨商量看，見到岳中嶽和寒冰仙子之後，怎麼向他們解說，不但路永坦覺得難以開口，甘郁馨也想不出如何解決這個困惑。

因爲岳中嶽雖與甘郁馨是自幼一同長大的至親，但是他現在已是背師叛教之徒。甘郁馨身爲嵩陽派面下弟子，按理說既然知道岳中嶽藏身之處，便應該報告本門師長，或是將他捕獲送到掌門人面前才是。她既不能按規行事，當然更不能夠給岳中嶽逃亡的幫助。不然，她也犯了規條，要接受嚴厲的懲罰。

路永坦本來不想和岳中嶽見面的，可是想到岳中嶽去荻花洲，是由他自己介紹的，如果以後若是被嵩陽派中師長，知道了岳中嶽曾經去過荻花洲，難免要懷疑到五梅天女在包庇叛徒，造成雙方不和。路永坦顧慮到這一個問題上，這才決定陪同甘郁馨同往荻花洲來，到時再見機行事。

可是，他仔細的一想，又感到極爲不妥，撇開他和岳中嶽私人恩怨不談。岳中嶽現在是嵩陽要緝拿的叛徒，他自己和嵩陽派根本就扯不上一點關係，有什麼理由去干涉這樁和自己毫無瓜葛的事呢？

同時，他既不能代嵩陽派去捉拿岳中嶽，也不敢自作主張勸告岳中嶽回歸師門，保證嵩陽派不會處罰他。

再有更難解決的問題，就是寒冰仙子燕紫心，她乃是淮揚幫老幫主之女，與嵩陽派有極深的仇恨，要是一旦被嵩陽派知道了她的身分，斷不會輕易的放過她。可是現在她又背叛了淮揚幫，恐怕一不小心落到淮揚幫手裡，也難逃危險，這倆個人現在的處境，都極危險，也都是兩個幫派想要捕獲爲快的人物。

如今，岳中嶽和燕紫心，同時既不容於嵩陽派，又要躲避淮揚幫的追緝，假如五梅天女知道了二人的境況，要是不肯再收留的話，那麼這二人又有何處可去？

想到這些問題，路永坦和甘郁馨一談之後，除了更加憂急之外，也想不出好辦法，只得硬起頭皮，打算到荻花洲見面再說。

談話間，小船已穿出蘆葦，靠近洲邊，那一片艷紅的梅林，仍是那麼嬌麗，淡淡的清香，又沖進鼻腔中。可是，林中靜寂得很，沒有半點聲息，沒有看見一條人影。

二人把小船划進碼頭，剛一跳上岸，驀地兩朵紅雲藍天似的身影，飛快從梅林中竄出，同時甘姑姑！路叔叔！兩聲驚呼，也傳入耳中。

二人一聽聲音，便知必是戴雯、戴霖兩小。戴雯穿着全身紅花衣服，戴霖穿着一身藍底黃花的短襖短褲。兩小連跑帶跳，躍到二人身旁，又驚又喜的來拉二人。又蹦又跳的笑個不停。

甘郁馨忍不住便問道：

「小雯！婆婆呢？還有別人在嗎？」

倆小聽甘郁馨問道，不及回答問話，便同聲高喊道：

「婆婆！甘姑姑！路叔叔又來啦！」

戴雯又向甘郁馨說道：

「噯！甘姑姑，你們若是早來半天就好啦！就可以碰到他們了，可惜現在岳叔叔和燕姑

姑已經走了，他們和你們倆人，長得好像呀！他們才來時，我和弟弟還當是你們吶！把他們叫甘姑姑，路叔叔呢，若是你們四個人在一塊兒，那該多有意思啊！」

接着她又急忙擺動雙手笑着說道：

「不要！不要！真的那樣，我可沒有辦法分得出來，那個是甘姑姑，那個是燕姑姑，又是路叔叔，誰是岳叔叔，管保會辨不出來誰是誰啦！常常叫錯人，那該多麼難為情呢，更不好意思啦！」

甘郁馨和路永坦一聽戴雯說，又是一愕，也更覺得好笑，小孩子說話，倒滿有意思的。二人聽說岳中嶽和燕紫心，已經離開荻花洲了，倒很驚異，他們又能到那兒去躲藏呢？甘郁馨心中大為焦慮。

倒是路永坦心下還鎮定，連忙向她們說道：

「小雯、小霖，快帶我去見婆婆！」

他話聲剛落，卻聽林中微微傳來笑聲，同時，走出那位白髮皤皤的五梅天女，向二人說道：

「路賢侄，甘姑娘，明天便是嵩陽、淮揚兩個幫派大決鬥的日子，情勢十分緊急，怎麼你們卻有閒工夫來到這裡，莫不是有什麼重要的事嗎？」

甘郁馨和路永坦，離開荻花舟，也不過幾天的功夫，可是由於奔波勞碌，路途太遠，加以連連發生許多意外事故，一時倒覺得像是分別了很久，聽到五梅天女一問，真是一言難盡

，所有要說的話好像千頭萬緒，不知從何說起！

二人一面恭身施禮，一面互相望了一眼，路永坦這才回答說道：

「老前輩洞察入微，晚輩等正是有事趕來，而且此事，頗關緊要。」

五梅天女眼見二人神態焦慮，面現隱憂，有些異常。知道必有重大事情發生，這一聽路永坦說完，不由也是精神一震；戴雯、戴霖倆小在旁，本來見二人來到，正是欣喜雀躍，但是一見二人神態不與上次來時相同，愁眉緊皺，面無笑容，不願多發一言，也曉得事出有因，這時，倆小也肅立斂容，乖乖的站在一旁。

五梅天女目光向二人臉上一掃，然後開言道：

「前些日子，甘姑娘的表哥岳中嶽，和一位燕姑娘來到我這裡，說是有一位蒙面人救他們逃出金獅堡，並且指示他們到此地來。據他二人說，那蒙面人可能就是路賢侄，我猜想也會是你。不知果然是你嗎？你們二人離開此地之後，情形如何？怎麼又匆匆趕回來，莫不是和他二人有關係麼？」

二人聽五梅天女一問，連忙點頭應道：

「老前輩料事如神，晚輩趕來此地，也正是爲了他們兩人的事，想見到他們後，談一談有關事情的真相。」

接着便由路永坦把他和甘郁馨出湖以後，如何發現淮揚幫徒，到嵩山去下書，得到岳中嶽、燕紫心二人再度被擒的消息，被囚禁於金獅堡的囚牢內。如何二人分手，甘郁馨急赴天

巖寺去報信，路永坦單人怎樣再入金獅堡，救出他們兩個人。以及路永坦遠至嵩山會見甘郁馨，再返回微山湖去看孤峯上人的傷勢，才得知岳中嶽又偷偷離開嵩陽派等經過情形，詳細向五梅天女說了一遍。

這些事情，不但使五梅天女聽了大爲驚嘆，那戴雯、戴霖倆小，更是聽得入神，瞪着兩隻大眼睛，細細的聽着，既感驚奇，又感到有趣，尤其路永坦說到他獨入金獅堡，夜入囚牢，勇救岳中嶽和燕紫心二人，勇鬥群魔，智戰騎鯨客的情形，大爲佩服，就連甘郁馨也不由敬服感嘆。

當最後路永坦說出岳中嶽，背師違規的情形之後，五梅天女臉色驀地改變，同時沉聲說道：

「真想不到，這短短的幾天中，外面竟一連發生這麼多的事故；那岳中嶽住在我洲上幾天，我已看出他資質極佳，心性也很淳厚，只是煞氣太重，而且性子過於孤傲剛強，我暗中曾經預料，要是他一旦遇到重大刺激，很可能會走上偏激之途。唉！那淮揚幫的老幫主，蓋世天王燕躍波，正和他同是一種性格，就因爲那一點意氣貪嗔之念，引起了武林中的空前浩劫，現在，武林巨劫又在醞釀，各派紛紛展開活動，嵩陽、淮揚兩個幫派之爭，已經形成導火線，假如岳中嶽果然存心叛離師門，以他的資質稟賦之佳，要是投入異派高手門下，將來難保不再成爲另一個蓋世天王，至少，嵩陽派從此以後已種下禍根。這也真是嵩陽派的不幸，前後兩代的門下弟子，不聽約束而背叛師門。」

五梅天女一口氣說到這兒，似乎看出甘郁馨和路永坦急於想知道岳中嶽和燕紫心的下落情形，便又嘆了口氣，繼續說道：

「世事滄桑，瞬息萬變，令人難測，說來也是話長，你二人先隨我進屋休息一會，再讓我將一切情況仔細的告訴你們。」

說完，便叫戴雯、戴霖倆小先回屋內去準備茶點，自己便陪着路永坦和甘郁馨兩個人慢慢走向院內去。

穿過梅林，走進屋內，路永坦和甘郁馨見三張錦墩前面，各放着一張小几，几上各自放了一杯茶，還有許多點心和水菓，五梅天女讓二人落了座。三人一面喝着茶，一面吃着點心。水菓五梅天女便一面向二人說道：

「難得你們和岳中嶽燕紫心，不但容貌酷似，又都聰慧有爲，並且還彼此皆有淵源關係；說起來，恐怕你們倆人還要大吃一驚，那燕紫心乃是我的外甥女，她死去的母親便是我的胞妹。這是你們預料不到的事。」

五梅天女說出這話，果然使甘郁馨和路永坦同是一怔，確是出乎意外，根本沒有想得到的事。這時，五梅天女又接着說道：

「我看到你們四個人時，心中真是悲喜交集，感慨萬千，喜的是眼見武林中英才俊秀，後起有人，未來必可振興武林，宏揚武德，使武林名揚於世，聲震江湖；悲的是使我回想起當年舊事，二十年前一場武林浩劫，仍在眼前，深感仇怨殺戮之慘，死傷之衆，故人老友多

半因此作古，不在人世，思其情則生悲，想其事而生恨。其實人生如夢，一切皆虛空，有如過眼煙雲，似有又無，立刻消失，何必一定要爭權奪利，困擾自己，一旦，大劫當頭，嗚呼哀哉，則赤手空拳，回返自然，榮華立滅權利頓失，生前一切，皆隨生命喪亡而歸於消失，最後只剩一具僵屍，望之而生悲，掩埋於地下，見之而興嘆，世人不詳其理，沉溺於權利之漩渦，財勢之陷阱中，愈陷愈深，終於不能自拔而喪生，終於一無所得，空留餘恨！豈不可悲、可嘆！」

路永坦和甘郁馨，雖然急着想知道，岳中嶽和燕紫心的下落究竟如何，可是，五梅天女感慨不已，也只得耐住性子等她說完。

五梅天女唏噓了半晌，才又說道：

「其實，岳中嶽如果把他的背師經過原因，詳細告訴我，我想憑我的老面子，以及和嵩陽派的淵源，代他說項，大約不致再嚴厲處罰他。而且，嵩陽掌門人必然也知道他情有可憫，事不得已，並非有意做出違背師命的事，也就不會過於苛責。想不到他竟然如此任性，違背師命在先，竊取玉龍劍私離師門於後。甚至連我這兒，也被他欺瞞了，這卻大是不該，我要知道他是背師違規的話，決不會讓他帶走紫心；如今他的下落，倒頗費思量。」

說完，五梅天女緊接着，又把岳中嶽再度前來荻花洲的經過情形，仔細的向二人說了出來。

原來，自從岳中嶽離湖之後，寒冰仙子便獨自留居在荻花洲上，跟五梅天女勤練古梅劍

，燕紫心除了練劍之外，便和戴雯、戴霖倆小遊玩，心情十分愉快，劍練的更是十分突出，頗得五梅天女的喜愛，倆小的歡欣。同時，她在不知不覺中，對岳中嶽，發生了深切的懷念，時時刻刻都關心岳中嶽的安全。

時光很快的過去了，就在路永坦和甘郁馨來到荻花洲的前一天下午，岳中嶽忽然行色匆匆的，獨自駕舟來到。

他說他已經見到嵩陽派的掌門人，現在掌門人和一班師長都來到淮陰，準備和淮揚派一決勝負，他更說他已稟明救出寒冰仙子的經過，而且掌門人很高興，並且要看看寒冰仙子，所以，他特意來到荻花洲，接她出湖前往淮陰，去見掌門人。

寒冰仙子見到岳中嶽，當然欣喜之至，再聽說嵩陽派掌門人要見她，更是驚喜之至，高興異常，心想以後當可和岳中嶽長相廝守，相伴相隨，也不必再顧慮嵩陽派加以處分。更脫離淮揚幫的束縛和八爪毒鱉的糾纏。

五梅天女自見到岳中嶽和燕紫心後，便看出二人已經兩情相屬，心心相印，心裡也十分欣慰，覺得這兩個個人，真是郎才女貌，男的英俊瀟灑，才貌雙全，女的嬌秀艷麗，花容玉貌，倒是天生的一對。這一聽岳中嶽說嵩陽派掌門人，要見燕紫心，以為是要看看燕紫心的人品如何，不由滿心歡喜，更認為嵩陽派掌門人卓蒼筤的為人十分開明，竟能將前輩掌門人不合情理的規定，竟能廢除，不記前嫌，不念舊惡，為下一代繼承掌門人，開創一條光明的路子。所以，心中感到特別欣慰。

她便讓燕紫心隨同岳中嶽很快出湖而去，那知，路永坦和甘郁馨起來，卻帶來這項出乎預料意外的壞消息。五梅天女這時也不知道，岳中嶽帶着寒冰仙子燕紫心，究竟到那兒去了，也是茫然不知。

路永坦和甘郁馨，聽五梅天女說完，仍然驚疑不止。可是，他們知道岳中嶽果然來過荻花洲，而且是來帶走寒冰仙子，那就很明顯的表示出岳中嶽和燕紫心二人之間，必然已有特殊的感情存在。不然他絕對不會來到荻花洲，而燕紫心更不會離開五梅天女，隨他遠走高飛，擔驚受怕。

但是，他們會到那兒去呢？

路永坦和甘郁馨，同時不但感到憂急，而且又感到十分的困惑。他們想，岳中嶽如果真的要想叛教，他帶着寒冰仙子，目標擴大，不但嵩陽派的人要抓他，就是淮揚幫看到，也不會放過他們，他憑什麼來抵挽嵩陽和淮揚兩個幫派的壓力，要說憑他的武功，不要說抵抗兩個幫派的能人高手，就是任何一個幫派，他也應付不了。想到這一點，路永坦搖了搖頭，認為絕對不可能。可是，他們倆個人又能到那裡去躲藏呢，這簡直成了一個謎？一時間竟然想不出來，他們倆個究竟能到那裡去？

眼見時光漸晚，天已黑暗下來，路永坦和甘郁馨不敢再耽擱下去，免得一誤再誤，錯過機會。便向五梅天女告別，準備趕回淮陰，以查動靜，探聽有無最新的消息，以便前去找他們。更重要的便是明天二月初二日淮揚幫約定大決鬥的日子，更不能耽誤約會日子。

戴雲、戴霖倆小，本來看到他們又回來了，滿以為他們這次離湖，可以帶領他們姐弟倆個人，闖蕩四海，遊走江湖，心中都高興的不得了，一聽說他們有事要趕到淮陰，不能帶他們離湖，滿懷失望的送二人離開荻花洲，殷殷的向二人道別，還再三囑咐說：

「甘姑姑、路叔叔，等把事情辦完之後，一定要回來，帶我們到各地去玩！你們說話可要算話，可不能騙我們呀！」

路永坦和甘郁馨，出湖上岸之後，便展開輕功，加快腳程，好在是在晚間，路上無人行走，二人便無所顧忌，飛奔向淮陰而去。

二人趕到淮陰城，已是一更光景，路永坦把甘郁馨送到楊莊，他卻不隨她一同進去，別過甘郁馨便直奔城內，找到一家客店投宿。

二月初二，晨霧未消，大地茫然，天還沒透出曙光。可是，在洪澤湖畔的鸚鵡洲上，霧影中卻出現許多人影，如穿梭般來往走動。

鸚鵡洲是一塊很大的湖中浮地，上面寬闊，樹木不少。東西兩面是兩座禿岩小島，無人居住，南北兩面卻是一片汪洋湖水。

洲上唯一的出路，便是靠近北面的湖口，南北因水淺淤沙也多，水下佈滿了暗礁，不要說大船無法靠近，就是小船也無法攏岸，而且南面接近湖心，出入十分不便。所以船隻出入洲上，都必須從北面來往。

當晨曦微露，濃霧消散的時候，嵩陽派和淮揚幫雙方人馬，均已趕到，雙方嚴陣對峙，

即將展開一場慘烈的大決鬥。

嵩陽派掌門人鐵掌丹心卓蒼筤，昂然立在正中，兩旁是請來的幾位高手，稍後站着一排，是嵩陽九友，不過只有朗月大師，松雲上人，湘江釣叟，及乾坤醉客四人在場；漁陽劍士和鐵羽禿鷹二人卻不見蹤影。那再就是孤峯上人樂以山正在天巖寺中養病，而金面佛手甘永長年前早被人暗算傷重死亡，其實，嵩陽九友現在只剩下八友了。

第三排站的，便是嵩陽門下各弟子，甘郁馨也站在其中。

對面淮揚幫，似乎人手多些，金毛獅王伍斌奇，也站在前排正中，兩旁站着的便是他由各地請來的高手，後排站的是虎、豹、熊、象四大舵主，再後面站的是十來個頭目，氣勢雄壯。

這時雙方都凝神肅立，悄無聲息，氣氛緊張，嚴陣以待。雙方所有在場的人們，都用眼向對方人群中，觀瞧所有的人們。都想藉此，明瞭對方都有那些高手在內，得知今天決鬥的勝負情形。

鐵掌丹心卓蒼筤，頭上戴着一頂金光燦爛的道冠，身披錦繡鶴氅，昂首豎脊，神情肅穆莊嚴，被清晨湖上輕風吹動衣袂，真像是飄飄欲仙，超然出世的高士，道貌岸然的一尊神像，聳立在湖畔。

他先回頭向嵩陽派的陣容，略一觀察，再向對面淮揚幫方面瞥了一眼，才緩步走出，站到廣場的中間，向金毛獅王朗聲說道：

「我嵩陽派自祖師創教以來，一向遵奉神旨，嚴守教規，一向與世無爭，不干外事。只因你師兄燕躍波，背師叛教，野心勃勃，違背天理，泯滅人性，妄想劫奪嵩陽秘笈，達其貪慾，以致引起武林浩劫，兩敗俱傷，喪亡慘重，能逃出不死者，少有其人。慘痛教訓，歷歷在目。你也曾親受其害，傷目毀肢，事實俱在，僥倖逃出，獲得一命，此乃托天之福。你竟然不上體天心好生之德，下不念人命關天，竟仍執迷不悟，還要訂期與我派決鬥爲仇。此不過爲一冊秘笈而已。你居心不正，立意不善，寡廉鮮恥，人神共憤，如今事已至此，多言無益，是非曲直，自有公道，天理昭彰，報應不爽。你當三思，有所覺悟，如能回心轉意，現在回返金獅堡，修德習武，誅奸逞惡，匡正社會，則善莫大焉。本派絕不追究既往，責問現在，甘願回歸嵩山。如果堅持到底，只是首先我要聲明，你我雙方既決定今日求個了斷，也未嘗不可，便須交代清楚，不可昧於良心！」

卓蒼筤朗聲說道此處，忽然停住不說，兩眼目光驀地變得冷峻嚴厲，威光四射，直向對面淮揚幫的人一掃，然後又聲含悲痛，面現戚容的說道：

「我師弟金面佛手甘永長，慘遭你淮揚幫陰謀傷害，手段毒辣，心地狠毒，不知是何人下的毒手？我希望今天你把此人交出，以作個了段，這段樑子，不了結，你我兩派今後永無寧日，你淮揚幫也休想得到太平！」

金毛獅王伍斌奇，聽卓蒼筤說完，也走出行列，距他尚有三五步遠的地方站定，先是幾聲嘿嘿冷笑，單眼一瞪，腦袋一歪，單臂稍稍一擺，然後才開言說道：

「姓卓的，你的話倒說得冠冕堂皇，有板有眼，滴水不漏，全身是理；可是，休說你我師門恩怨難解，便是我這一眼一臂之恨，你又怎麼了結？還有你嵩陽派的弟子，也是你們繼承掌門人岳中嶽，竟敢兩次私自闖入我金獅堡，誘惑我幫老幫主之女，潛逃無踪，難道你嵩陽門下之人，竟這些卑鄙無恥之徒，奸淫邪惡之輩，他是你們的繼承掌門人，尚且如此這般，心地不正，行爲乖張，其他的人，更是不問可知，你枉爲一派宗主，竟教唆弟子作出這種卑鄙下流之事，今天還敢在此地，當衆人面前，大言不慚，說些違心之論，謊言欺世，虛語騙人。」

金毛獅王伍斌奇，故意歪曲事實，冷嘲熱諷說了一大篇話，引得淮揚幫方面的人哄然大笑，卻氣得嵩陽派的人個個怒火上沖，尤其是年輕一輩的弟子們，年輕氣盛，聽在耳中，更是氣憤填膺，按捺不住，恨不得立刻便要動手，殺他幾個消消氣。

不過，鐵掌丹心卓蒼筓，卻是見多識廣，心胸開濶，聽金毛獅王這麼一說，倒也是又驚又愕；他只知道岳中嶽兩度進入金獅堡的事，確屬實在，第一次是去救甘郁馨，第二次是被紅衣喇嘛烏蘭布魯抓到金獅堡去的，後來被一個蒙面人救出金獅堡。至於金毛獅王說他誘拐老幫主燕躍波的女兒一事，他確實一無所知。

本來，岳中嶽從嵩山私逃下山，卓蒼筓雖然也很生氣，認爲他是違背師命，背叛教規，表示要懲罰他，可是本意並不想真的苛責他，不過表面上卻不能不作出嚴厲的態度，以免有失師長的責任，也讓其他的人曉得，身爲嵩陽派門下弟子，必須循規蹈矩，嚴守門規，不可

冒犯，以免受到懲罰。

但是，他卻想不到岳中嶽，竟會再度出走，而且偷走了掌門的玉龍劍，不告而逃，分明是決定背師叛教，不聽師命，不遵教律，膽大妄爲。這種行爲，頗使卓蒼筤痛心之至，也憤怒異常，可是，卓蒼筤卻始終也想不通，爲什麼岳中嶽竟敢這樣大膽，胡作妄爲，真是百思不解。

待到這時，他聽了金毛獅王的話，雖然不全信他的話是真的，但是心裡卻也猛然一沉，又驚又怒。

他想到，岳中嶽如果不是爲了有特別緣故，絕不會也不敢作出這樣背師叛教的大罪，因爲他很聰明，也很上進，過去都是很守本分，又服從聽話。他年紀很輕，情感又容易激動，如果不是真的迷於女色，誤失本性，他決不會作出這種傻事。

或者就是岳中嶽受了美色的誘惑，不能自拔，因而無顏再見師門，才背師逃遁，偕同那個女子逃到別處。

不過，無論如何，也不管金毛獅王所說的是真是假，至少可以確定，岳中嶽的叛教，離開嵩山，拋棄繼承掌門人資格的行爲，必是和女人有關。這是卓蒼筤又痛恨，又悲感，又怒惱，而且也堅定了他的決心，今後此地事了，非要擒到岳中嶽，嚴加懲處不可，以加強幫規的威嚴。

因爲，嵩陽派中，最忌諱的便是「色」字，創教以來，對門下弟子犯有色戒的懲罰，也

訂得最嚴厲，認為犯「色」戒者，常因色而失去人性，出賣人格，破壞教規，寡廉鮮恥之任何壞事，那可以做出來。

同時嵩陽弟子中，從來就沒有人犯過這項教規的，江湖武林之中，對嵩陽派在這一方面的嚴謹，也都異口同聲欽佩讚揚。

現在居然嵩陽弟子中，竟出現了這麼一個弟子。而且——是未來繼承掌門人，居然色膽包天，置師命於不顧，嚴重的背叛門規，違反戒條，這是嵩陽派，多年來前所未有的事，這不但使嵩陽派所有的師長震怒，弟子驚詫，便是幾位被掌門人所請來的高手，也顯得十分驚異不已。

更難堪的是，岳中嶽已經叛教潛逃，外人尚不得而知，可是，今天這麼一件大事，所有的人，均都在場，就是他一個人不在場，無法問個明白，更無法和金毛獼王當面對質，以明事實真相。鐵掌丹心卓蒼蒞，這時，雖然又氣又惱，又羞又愧，卻無法和伍斌奇當面辯白，並且更不能說出岳中嶽的情形，只氣得他臉上發白，頭上青筋暴漲。

好在卓蒼蒞修養到家，且又身爲一派之長，面上仍然不動聲色，保持冷靜，當時仍很平心靜氣的回話道：

「這件事究竟真相如何，不難很快便可察明，不可只憑你伶牙俐口，一面之詞，危言聳聽，我便當作事實，聽信你這些不着邊際的話；不過，今日之事與此關係不大，我們先不必計較這件事，我們先把舊賬算清；你不願交出暗害我甘師弟之人，我們也有辦法叫你難受。」